



明南京戶部主事薛田柯維祺編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次莊

趙通

鍾傳字弱翁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推官坐  
 對獄不實賜管郴州章惇與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為  
 哲宗言夏裝移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止  
 不朝制地之法坐待其弊帝然之命幹當熙河邊原秦  
 鳳三路公事以功奏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傳自始仕  
 至此僅再成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環騎亦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列傳六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鍾傅字弱翁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章惇與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為哲宗言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以功累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主其議不加罪初傅請合三路兵築天都城工既集復  
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坐所奏乖異褫職俄而詐增首  
虜事覺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  
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條  
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傅遣將折可適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  
遇雨失道爲虜所乘傅以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  
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  
學士傅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償云

節夫字子禮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後第進士崇寧

中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脩撰築石堡  
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嘗粟其間  
以千數旣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塙亟發鐵  
騎來爭節夫禦之斂兵退連擢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  
銀州謀告夏人巴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  
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  
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久在延安蔡京張康  
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  
邊事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  
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歷青秦二州太原府坐疏

留本道兵勿移戍降待制知永興軍卒追復故職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上利害於察訪使章惇遂諉以區畫建新化安化二縣擢著作佐郎知安化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哲宗時歷廣東荆湖轉運判官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湖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無水患

熙寧遷祕閣校理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復攝帥涇

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擣其虛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歷官中外累典方州最後知桂州積遷祕書少監直龍圖閣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徼富貴誘王江曾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皆

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  
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  
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  
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擢  
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  
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  
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芘之猶除端明  
殿學士知復州召爲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  
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  
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

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旣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  
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  
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  
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適  
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  
運副使王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  
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  
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奏寬樂諸州納土  
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

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  
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儂昌等往築果爲蠻所擒超等  
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  
旅啓蠻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  
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  
此朝廷旣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  
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繕治東平城  
摧圯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太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以勞加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  
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初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  
擾夷部且誣致其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四出剽掠已  
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其族蠻僨奴  
合漏等攻樂共城適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  
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計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  
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爲瀘南招討使滿  
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  
困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適軍不能進間從巡檢  
神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

備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  
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  
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  
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縋梯引下人人  
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  
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  
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適望  
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  
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追獲  
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為建城

疆畝畧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  
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為安撫使加適龍圖閣直學士熙  
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  
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  
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  
罪亡命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  
適言不可疏奏上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  
適過闕有所陳趣便道赴鎮諸番聞適至相賀曰吾父



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午價為頓犒居數月以疾乞致仕予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赴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宋西圍有夏州諸羌南服有溪峒諸蠻舊矣叛則討順則撫祖宗之謨烈具在章惇蔡京乃襲王安石餘知務以恢拓疆宇啗其君任鍾傅王祖道輩日興干戈爭不毛之地邊氓暴骨儲峙為虛是何嘗以介鱗易衣裳也况喜功僭賞人懷僥倖圖燕之議起而虜禍構矣由茲言之漢相蕭望之匡衡唐相姚崇宋璟咸抑邊功

其慮誠遠哉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子球

高敏

郝質字景純汾州人少從軍挽疆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累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又為大名路鈐轄討貝州賊平遷六宅使歷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為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自奉簡儉食不重

肉篤于信義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為婚姻熙死家  
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闕  
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橐城人隸拱聖為卒至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  
智高戰歸仁驛既陳青誓眾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  
孫節戰死逵為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劔  
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  
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眾馳下仗劍大呼斷賊  
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  
之邕州城空青使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

校城故厝竊金寶獨逵無所犯歷秦鳳諸路鈐轄遷原  
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積遷至昭信軍節度觀察留  
後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  
九贈侍中謚武略

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歷府州兵馬  
監押夏人犯塞舜卿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弗應舜卿  
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要以同  
出為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  
盜行劫執官吏舜卿募上三百悉擒之湖北蠻徭彭仕  
義叛徙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仕義

降擢康州刺史累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  
總管熙寧中上章求退且勾易文階改刑部侍郎以  
宮祠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謚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以父賀戰沒定州錄右班殿直  
遷至涇原副都總管神宗命將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  
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  
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  
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敵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  
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  
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

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  
軍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遵裕軍遂潰  
而還復命涇師爲殿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  
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  
中校技擊優者給馬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  
統軍葉悖麻咩叱理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  
獻帝喜遣營馬步軍哲宗立以知渭州累遷殿前副都  
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毅肅昌祚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

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平敗  
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  
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  
奉官德州兵馬監押累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爲涇原四路副都總管遷至武泰軍節度使政  
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歷秦  
鳳副都總管遷至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  
達招討安南爲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神宗諭之曰卿

名值已重不必親矢石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  
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卷甲趨之士皆  
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卽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艤  
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  
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  
降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累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  
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  
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威克厥愛可乎達曰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姚兪字武之五原人以父寶戰沒定川錄右班殿直爲  
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乘之遂破蘭浪  
敵大舉寇邊圍諸砦有悍酋臨陣甚武兪前射中其目  
斬首還明日來攻益急兪又敗之敵退攻大順城兪復  
往救轉鬪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神宗召入觀試騎  
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累功拜通州  
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兪幼失父事母  
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老不廢書尤喜顏真  
卿詩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關中號二姚子雉占  
麟字君瑞初從兪兵間中矢透骨以強弩出其鏃談笑

自如積功至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  
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乘勝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  
敗還降秩復以副總管督諸將討堪哥平哲宗時歷拜  
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謂朝  
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  
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階  
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  
杖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卽佐父征伐歷涇原秦  
鳳將累進騏驎使紹聖中渭帥章粲城平夏雄部熙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其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大破之先五日折可適  
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  
擢東上閣門使泰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  
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  
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徙河州种朴  
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  
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  
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  
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賜趙懷德徙雄知熙  
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治棄地罪再竄雄金州凡累年

乃歸高永年死起雄權經略熙河累遷武康軍節度使  
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惟雄三至共六年以  
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致仕卒贈開府階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  
與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  
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越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  
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京畿兩河宣撫使平仲爲  
都統制二家竝山西巨室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  
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泄爲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  
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護送之粘罕陷

隆德府以古爲河東制置種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黏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論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以征儂蠻功擢萬乘都指揮使終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贈侍中諡莊敏燧穴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又歷秦鳳鈐轄知代

州雄州遷至西上閣門使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琛城又焚河橋絕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斬馘數千計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人以父任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累遷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

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特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喜欲擢真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眾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莅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勤毅子球

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議馬商使之再使高麗還獻圖紀神宗崩告哀于遼遼使易吉服球折以理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



承旨卒球性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云  
高敏登州人為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有功范仲淹韓  
琦皆薦之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出鄜延  
敏屢白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  
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  
總管楊燧以敏為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  
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斬獲次榆木援不至戰死熙  
寧三年八月也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贈嘉州刺  
史錄其二子時鈐轄郭慶魏慶宗秦勃等俱死之  
論曰郝質以下皆名將多以壽終而高敏獨死於陣何

所遭有幸不幸歟姚氏世用武奮而古墮家聲惜哉

苗授子履 王君萬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閔

郭成 賈喆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高永年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拒元昊

授由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為先

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率眾迎歸師韶遣將田瓊為援

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羌復要於架麻平

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氈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閤門使鬼章寇河州授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歷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授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餞南授謂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遂止師征靈武詔授高遵裕卽條進退利害甚切歷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

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卒年六十七贈開府階謚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閤門副使熙河都監又青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載子傳在叛臣傳王君萬秦州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積功至熙河路

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又累遷客省使爲副  
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討  
西山鐵城有功復之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丹訟之鞫  
丁秦隴又貶鳳翔鈐轄籍家背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  
符中知河州坐事奪十一官猶令領州瞻欲以功贖過  
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  
路路以爲可取瞻遂引兵趣邈川路知瞻狡獪難制使  
總管王愍統軍而以瞻副瞻爲前鋒忌愍分其功給回  
軍乃發愍信之夜半瞻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後至因訴於路路亦怒顯  
以兵柄付愍留瞻屯邈川瞻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  
違惇不直路曰首謀者瞻也路欲掩其功故抑瞻乃徙  
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瞻征巴來降青唐  
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瞻不卽取二羌遂迎  
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暨宗回至日夜督出師遣使威  
以軍法瞻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瞻入據其  
城詔建爲鄯州進瞻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  
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瞻縱所部剽殺  
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瞻戮心牟等積

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師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轉運使李諲等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氈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縊于途贈保平軍留後

授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歷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爲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率衆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餘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從征靈武以機事言於高遵裕不聽果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遂知涇

州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  
七州皆有惠愛神宗嘗訪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  
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云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由供奉官歷麟府駐泊都監以  
功遷通事舍人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  
一對曰竝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  
外夷攻外夷也帝乃決意招納多獲其用文郁後歷熙  
河路鈐轄會夏人圍蘭州募死士夜突賊營卽解去及  
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大破之收其尸爲  
京觀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累遷至冀州觀祭使

卒

周永清字肅之以蔭從仕累功至秦鳳鈐轄河北沿邊  
安撫副使知代州遼人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  
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  
復疏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  
殿崇班閤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王爵招之懷忠毀  
印斬使泊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累遷洛苑  
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紹能世世邊將敵每設疑

間之神宗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  
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守邊圍  
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祇候歷真定鈐轄徙  
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  
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  
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  
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  
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

后門紱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谿  
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積功至四  
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顓決遷  
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積官供備  
庫副使廣西都監東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  
南江引兵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擢引進副使  
累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  
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瓦井

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進至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  
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狄青  
南征使部騎兵倍道繞出賊後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  
於殿廷仁宗村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  
西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盛言  
取交州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  
如此兩路爭卿不誣矣進帶御器械安南入寇復徙廣  
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大  
敗之世念率酋黨酋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

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  
管歷永興軍路遷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  
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  
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爲謀報啓屢亦  
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子詵以蔭至右武大夫威州  
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  
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童貫攻燕召計事悅之  
坐覘候不實貶秩筠州安置詵始興取燕之謀見事勢  
浸異則又以爲不宜故平燕肆赦不得預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累

宋史高永年傳  
為邊將遷至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  
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  
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而貸之以為西  
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  
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  
命待報慮失事機貫守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  
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力仲武帥師渡河挈與  
歸貫掩其功亦不自言徽宗召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  
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子九人悉命以  
官仲武累官瀘川軍節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為熙州卒

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威肅子錡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從  
劉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為綏德城監押提孤  
軍拒寇斬其大會加閣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  
郭遠趙鹵南征珍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擢鄜延鈐轄  
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  
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  
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朱脂而自  
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夏兵且濟珍欲乘未集擊之及



攻城急又欲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咸不許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神宗察無罪慰諭之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劉閒字靜叔青州人初爲軍校從文彥博討貝州以穴城先登功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閒自河東爲犄角遇夏兵大集衆懼閒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關青楊道口以退河

漢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

郭成字信之德順軍安堡人以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從劉昌祚大破夏人奪其隘至城下有羌乘白馬突陣成躍馬梟其首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環以五砦使成往守俘阿埋都逋二酋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旣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廟榜曰仁勇子浩有傳賈岳字民瞻開封人以材武選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

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夏兵於  
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  
麟州神堂砦甚急出以數百騎往援一矢殪其酋衆駭  
潰加皇城使威州刺史又遷路鈐轄出在兵間二十年  
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遷至步軍都虞候濠州  
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人由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  
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募  
死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

歲中三遷循鈴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  
五百人情大恐整分兵設伏大破之爲廣西鈐轄坐殺  
降徭貶官復爲涇原眞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涖軍嚴明  
哲宗嘗召對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  
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西  
討以戰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褰裳先濟衆隨  
之蠻遁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  
軍謹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  
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大破夏人又與宥州監軍

戰敗之夏人寇順寧置伏陜中俘斬及獲馬械甚衆累  
遷至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  
母自鄭氏再適蘊微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人以  
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爲  
河州巡檢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  
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  
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  
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  
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出爲涇原副都總

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  
羌圍平夏恩止諸校出戰而設伏於歸路曰彼野無所  
掠必攜攜而遇伏必敗已而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  
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數萬頃分弓箭士耕屯  
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然今  
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  
耳帝善其對遷至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屬疾  
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階

楊應詢字仲謀楊淑妃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  
澹樂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

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又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遼爲乞還不從擁兵竝塞中  
外恫疑應詢曰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  
年果還兵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讎兒  
遼謂略執平民有詔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求而與  
之是示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坐貶再遷洋  
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  
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康理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被  
重創渴欲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  
西市帥討鬼章隆斷河橋以絕諸羌之援爲涇原將戰  
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預復鄯廓夏人寇涇  
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  
登士皆殊死戰敵解去徽宗召勞之童貫與論燕雲事  
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對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異時起橐萬死不償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  
寧州充隴右都護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麟州都巡檢從王贍取青唐屢  
與羌戰有功乾溝之役單馬援矛刺羌酋虜雞斬萬衆  
之中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逼鄯州永年佐王贍  
拒守及姚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  
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拔湟州卽知州事自  
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兵都統  
制與溪賧羅撒戰人敗之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  
其州溪賧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  
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  
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

其心食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  
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劫  
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而厚亦坐是貶  
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贄所著書詰闕作元符隴  
右錄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  
死云

論曰宋制知州叅用介冑之臣中世有事邊疆彌重茲  
選郭成勞王事以死臣節懋矣張蘊其分辭榮趙隆不  
敢啓釁干賞劉仲武敗不飾咎勝不言功雖被服儒者  
或有媿焉苗授錢南之計審和斌交州之對直王文郁

香崖之議驗周永清守土之言壯曲珍圖功之志決以  
至張整御衆嚴賈岳射藝精李浩劉紹能臨敵銳王恩  
王光祖察機中劉聞張守約楊應詢撫民惠不均爲良  
帥哉王贍父子狡焉喜功死不償責尚永年有餘勇而  
不足於智可憫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六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爲將作監簿第進士歷  
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  
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  
稟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  
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  
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  
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是坐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蠲逋負敘復流人忠直若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為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為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滄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滄州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冒亦登政府別有傳論曰韓忠彥輔徽宗之初政善矣不幸與群姦同事執

難相容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夫其初免也以曾布其連竄也以蔡京帝皆不之庇獨於京則四拜相而寵彌隆迄于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于莩也帝甘蹈前轍何哉

趙挺之

張商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為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

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  
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爲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  
曾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  
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  
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  
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  
星見帝默思咎徵罷京除京諸蠹法召挺之曰京所爲  
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興邊事連年用  
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

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  
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諡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  
夔夷狎侮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  
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  
世誣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  
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



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  
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  
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  
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  
朋儔譏議先帝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  
乞追奪光公著贈謚卽碑毀豕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  
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  
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  
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

陳類此惇燾交惡商英助惇傾燾折呂宗不直商英從左  
司員外郎尋書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  
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  
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  
雅與善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  
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  
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  
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  
起知杭州過闕賜對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  
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又盜國柄中外怨

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又  
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  
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  
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  
誦言故不便者得須爲計何執中鄒居中日夜醞織其  
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  
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遂復用未幾太  
學諸生爲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  
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高宗賜  
謚文忠天下不謂然况唐英

唐英字次功及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統上謹始書  
云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皇太子神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  
薦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未幾卒唐英  
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預  
南省奏名後歷太常博士除左司諫入對徽宗語及蔡  
卨獄徐引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遷至給事中蔡  
京據相位正夫附翼之京罷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  
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獄

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  
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  
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  
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  
右丞進中書侍郎帝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屬  
疾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徙節安  
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卒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  
年築第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三州判官處

有妖獄久不竟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  
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言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  
角諱耳卽引伏知海鹽縣邑人紀其政有十異入爲太  
學博士選爲王府記室轉侍講徽宗卽位歷遷吏部尚  
書兼侍讀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  
論所貶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  
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  
上書曰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竝相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起遷  
人石慄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語在瓘傳會  
正宰相官名自少保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  
公輔政凡一紀被疾以太傅就第其在政府嘗戒邊吏  
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置義莊瞻宗族性復謹  
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不能自克卒贈太  
師清源郡王謚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居中爲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爲  
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

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  
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  
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  
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帝  
悔更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  
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  
所逆天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  
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京言  
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  
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  
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爲觀  
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  
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  
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  
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  
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  
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  
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  
金數攻遼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  
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表其隧曰政和  
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時又有安堯臣者亦  
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  
之釁徽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  
士不第悖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徽  
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爲宰執皆京之徒  
也趙挺之由其推拔張商英過爲褒譽及競利爭權遂  
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

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逵雅相善逵既改  
京所爲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漫無可  
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爲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  
他行事槩不足道卽其寮友異同尤徵險狡歐陽子曰  
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余深

薛昂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  
尚書蔡京薦提舉兩浙常平推行役法徙福建轉運判  
官歷崇寧不三歲連遷中書舍人仍不試而命未幾遷

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初蔡京定元祐黨  
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康國皆預密議故汲汲援之  
及得志寢爲崖異徽宗惡京專懷陰令沮其姦嘗許以  
相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  
疑中毒云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簡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一崇寧中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帝曰今朝廷  
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  
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  
細故何足論哉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初

拜右丞相數月卒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  
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逵字公路隨縣人進士高第崇寧中歷兵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逵無他才能以附蔡京故躡進  
京以星變去相逵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凡京所行事稍稍澄正逵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每建白務開其端使逵終其說逵欲自以爲功直  
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雋  
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庇其婦  
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  
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以父邵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  
明熙豐故事引爲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  
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河朔事宜徽宗喜曰卿所陳已  
盡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連擢翰林學士遼遣使請還  
夏疆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  
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卽抗言數夏人之罪謂  
北朝不能加責反爲之請及辭答語復不異遼人大怒  
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渴

無所得凡三日乃遣還饗餼祖犒皆廢議者以爲怒鄰  
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旣而遼以爲言出知潁州尋召爲  
開封尹同治妖人張懷素獄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摠  
請悉焚蕩以安反側京與懷素游最密摠實爲京地也  
京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集英臚唱貢士摠當傳姓名不識  
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寡學倨傲失人臣禮黜知除州言者不厭罷奉祠起拜  
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徙大名府過闕爲帝言頃使  
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以曩辱故

脩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  
節度使復被論罷還姑蘇蕩生於首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嗣絕靖康初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第進士歷左司諫論蘇軾蘇轍  
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累擢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  
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  
詔師仁設備至則增陴浚湟繕葺甲冑徽宗手詔獎激  
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以病請拜資政  
殿學士佑神觀使卒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進士及第  
由尉令擢至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徽  
宗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  
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  
行拜給事中至秦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  
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王綝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  
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  
支體也帝釋不問累遷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  
侍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  
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愈

之中以事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  
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卒年六  
十八贈開府階謚文穆

余深福州人進士及第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與林摠  
治張懷素獄爲蔡京掩覆京力引之大觀中由吏部尚  
書拜尚書左丞歷中書門下侍郎京致仕深不自安請  
罷政和二年京復相深復入中書宣和初爲太宰進少  
保再封衛國公加少傳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

康初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與林摠諂事蔡京結爲  
死黨京姦謀詭計得二人助爲多以數被論勾致仕高  
宗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昂寡學術惟宗王安  
石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安石代其作在哲宗時請罷  
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徽宗時歷給事中兼大司成士子  
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及爲翰林學士不稱職改刑  
部尚書轉兵部至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  
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  
府昂因蔡京進始終附會至舉家爲京諱有犯輒台責

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致仕杭  
州軍亂昂擅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論曰甚矣蔡京之恣威福也同已者超躡異已者傾擠  
竝時兩府誰非所締合哉朱諤林摠余深薛昂咸之死  
靡貳而摠深贊其計畫爲國賈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  
逵晚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  
利盡則交踈豈虞死灰尚復然乎管師仁昔爲諫官忍  
於逐二蘇客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退  
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庶差賢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六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白時中

徐處仁

李邦彥

吳敏

唐恪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屬聶昌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時中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并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

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召大臣決策守京師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筭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推策數之始也擢至給事中戶部尚書拜中大夫尚書右丞旣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童貫因其奏擠之奪職奉祠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除侍讀處仁復申冢宰制國用之說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

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方臘為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畫戰守事聞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以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為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二府得除大觀文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合銳兵勸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詔適下以李綱為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歸矣宜伏兵濬濟擊其半濟召為中書侍郎欽宗問割三鎮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為潛藩不當棄吳敏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變前議

與吳敏李綱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烙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為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為首相無建明神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

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無檢罷符寶郎復為校書郎歷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尚書左丞父死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拜少宰無所建明都人目為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為龍德宮使升太宰金兵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為社稷之賊邦彥退朝群詬而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復起為太

宰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奉祠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在辟雍有聲即為蔡京所知後為祕書省校書郎京薦充館職中書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請徽宗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鄭居中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中以事罷奉祠久之復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既而除門下侍郎命草詔禪位太子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為宮副使遷知樞密院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

仁議不合紛爭上前竝罷為醴泉觀使言者論其比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以薦起知潭州敏辭免勾宮祠紹興初復觀文殿大學士為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為下補

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擾民踰制予祠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為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為中書侍郎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為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橐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橐門下侍郎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

効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臬代爲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丞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禋竟得罪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夤緣關通安中請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俟過天寧節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爲承旨宣和中遷至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體語在張覺傳安中召還除檢校太保健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



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奉祠又連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卒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徽宗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紀其事旣成令大書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官中外坐事奪龍圖閣直學士予祠大觀中爲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先已更名必至是賜名襄遷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予祠

久之起知郢州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予祠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卽位復爲河南尹坐靖康勤王與趙野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徽宗時登第歷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靖康初爲門下侍郎以諫官言罷之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爲副已而落職予祠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

邵州安置建炎初起知密州屬盜起棄城去軍校杜彥  
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  
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祕書  
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民間猶未知及  
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  
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出入塵陌之中郊  
坳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  
安忽危一至於此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  
一日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俚語有之盜

憎主人主人何負於我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  
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  
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  
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  
知輔曰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  
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  
家遂編管郴州凡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  
意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  
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復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  
艱難之中敗事必矣帝曰卿姑待之輔曰存亡所關不

容猶豫帝曰朕已有處置次日猶未行遣輔因奏事曰  
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臣言不行不敢復居此職退  
而居家待罪帝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王雲使金  
議加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輔上疏極陳  
屈已崇奉爲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爲証輔在  
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竝改爲和議一二大臣議不  
協遽圖引去輔奏疏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  
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帝深然之卽試院中除諫議大  
夫旣出院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磁相  
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皆

時要務遷給事中輔以言不用懇辭不允未幾  
史中丞遂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都  
何桌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桌忌輔奏遣報謝虜軍輔  
留虜營七日而歸桌贊帝再詣金營輔曰虜意不可測  
桌厲聲詆輔輔復率馮解說之桌堅不從卒如所料  
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  
輔謁康王於濟州從至南京陳五事嘉納之康王卽位  
輔仍舊職數日卒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  
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玠堅欲割地金人  
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  
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  
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  
李綱越次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  
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與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鑄  
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  
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  
欲手劍擊之命降授河爲安首南雄行至吉州卒

王禹寧元惠江州人  
一願之政  
大學士兼侍講

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禹爲尚書左  
丞副之禹憚行假夢兆山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  
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  
黜之建炎中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聶昌字貫遠臨川人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蔡  
攸薦除祕書郎歷戶部侍郎昌本厚王黼旣而從蔡京  
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  
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  
已累遷戶部尚書公問封心敏不爲川始憚之引唐  
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

宋史新編卷之三  
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  
入謝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以便宜行事然  
實無所能何桌議建四將統勤王兵昌與耿南仲力沮  
之語在桌傳金人議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分命南仲  
與昌俱辭不往帝怒固遣之昌出河東行至絳絳人閉  
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壓衆害  
昌扶其目而轡之事聞贈昌觀文殿大學士謚忠愍昌  
爲人踈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  
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結南仲取顯位其誤國  
均也

論曰昔歐陽脩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  
子而君子盡獲譴者由朋黨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  
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恣睢之行佐紹述之政凡鯁正士  
悉目爲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  
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醒以鴆療毒也時政府白時中輩  
竝邪佞庸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姦謀微功賈亂及虜  
犯闕束手莫展寸籌內則勾和不爲備外則逗留入援  
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然處仁  
晚節懦弱輔賈蠟詔雷同和議亦惡益於事耶嗚呼廷  
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復有僞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

日頽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桌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何桌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人兼侍講或論桌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與郡已而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桌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桌亦出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為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宰相主割三鎮桌論辨不已帝頗悟桌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

桌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下帝罷恪相拜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桌建議立為元帥密草詔彙上之金兵陷都城命桌使其營語在李若水傳桌與若水勸帝再幸金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毋得預議既陷朔廷仰天大慟不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家七人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年為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姦時謂名言拜尚書

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或上書見傳謂不宜委之太過懼爲國家羞不聽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桌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填

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以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明年正月欽宗詣金營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屠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主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朔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庭徽宗改焉  
歷遷御史中丞兼待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  
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罪惡盈積  
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迂既外除旋責海  
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右丞中書侍  
郎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  
臣辱願效死帝固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  
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  
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

京遷怒叔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為祕書少監擢至  
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  
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  
人設伏敗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又  
以平盜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  
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  
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  
手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  
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  
陽以圖幸雍帝領之連進資政殿學士俄簽書樞密院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紹興末立廟祀之

論曰語有之治強易爲謀亂弱難爲計當靖康之難何桌孫傳陳過庭張叔夜竝在政府以彼疾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理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收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况桌輩庸庸者乎抑春秋時諸侯卒于師葬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沒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三

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